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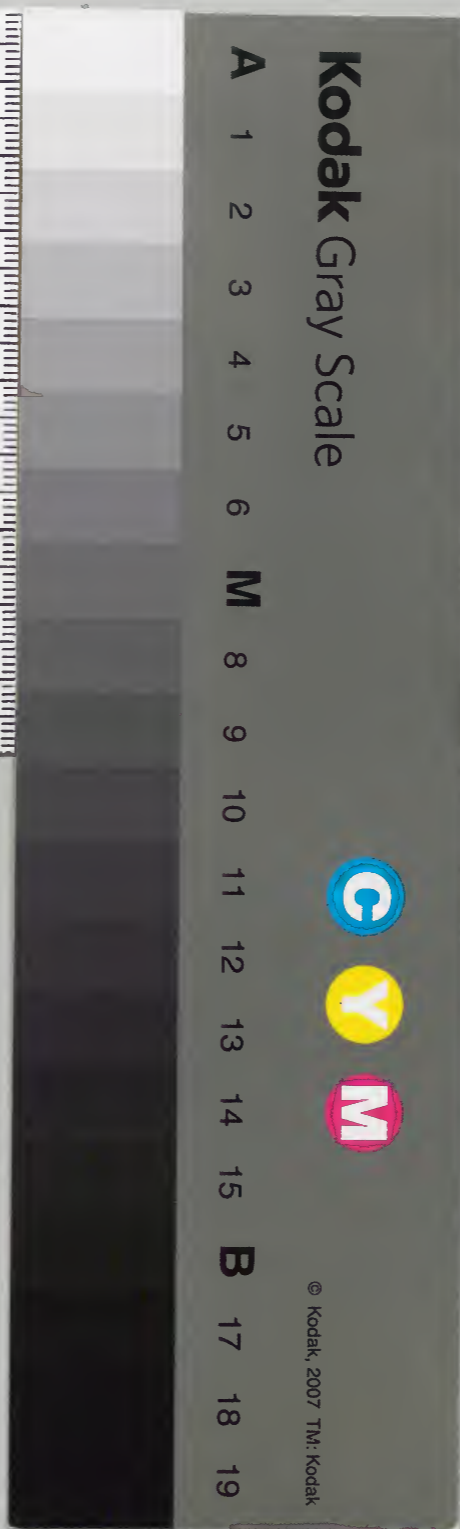
四維念菴集

四

漢書門		一〇四	七三	五六	八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一〇四	七三	五六	八
類		號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435	
冊數	8(3)		
函號	317	2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羅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淺草文庫

絲

續刻南嶽志序

讀困辨錄抄序

刻雪浪閣集序

尹道與令太和序

水厓集序

別汪周潭序

流芳集序

贈潘天泉序

王母六十序

李母六十序

遺玉錄序

壽外舅曾翁序

贈蔡可泉序

壽林太孺人序

贈黃滄溪序

昭陵寶墨序

贈靳兩城序

重刻一峯集序

白潭詩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喪禮序

毛白山五十序

族叔母彭壽序

困辨錄序 缺

甌東私錄序

壽族叔祖序

贈何平利序

代贈李侯序

送王西石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送季弟序

尹翁七十序

海豐縣志序

劉氏族譜序

重刻文山集序

解學士文集序

大中丞栢泉胡公平寇序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四

序

絲

續刻南嶽志序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
 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
 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
 衡所以宗舜也戈申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
 征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
 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踈於舜
 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
 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

念者之集 四卷
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
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
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
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
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
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夫問俗必
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縮之懷而蕩
迷瞶煩寃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
觀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
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
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至者
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旅
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二
氏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
者果何歟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箴所爲衡志心慨慕
焉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日俯洞
庭諸希竒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
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爲論次
自舜以下且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
則可以求聖人爲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
惑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爲宗則衡猶諸山也亦何戚
於未至哉

讀困辨錄抄序

困辨錄者聶雙江公拘幽所書其下附語余往年手所箋也同年貴溪原山江君懋桓獲而讀之取其契於心者抄以自隨已而作令新寧將刻以授諸生問決于余余惟白沙主靜之言出而人以禪諍至於陽明諍益甚以致良知之與主靜無殊旨也而人之言良知者乃復以主靜諍其言曰良知者人人自能知覺本無分於動靜獨以靜言是病心也自夫指知覺爲良知而以靜病心於是摠摠然但知即百姓之用以證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不獨二先生之學脉日荒即使禪者聞之亦且咄咄而失笑不亦遠乎夫言有攸當不知言無以學也良知猶言良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出之者也主靜則不逐於妄學之功也何言乎其雜真妄也譬之於水良知源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物故湏靜以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雙江公所爲辨也雖然余始手箋是錄以爲字字句句無一弗少當于心自今觀之亦稍有辨矣公之言曰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心果有內外乎又曰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寂體夫未發非時也寂無體不可見也見之謂仁見

念菴文集 四卷 四百五十五
之謂知道之鮮也余懼見寂之非寂也是故自其發
而不出位者言之謂之寂自其常寂而通微者言之
謂之發蓋原其能戒懼而無思為非實有可指得以
示之人也故收攝斂聚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為寂然
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
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易曰聖人立
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言固不盡意也坤之震剝之
復得之于言外以證吾之學焉可也必也時而靜時
而動截然內外如卦爻然果聖人意哉余不見公者
四年不知今之進退復如何也江君早年亦嘗以禪
靜學已而入象山得之靜坐旁稱博證遂深有契於
公新寧故新會地白沙之鄉也豈無傳其遺言者乎
如有言主靜而異於公者幸反覆之不有益於我必
有益於人是良知也

刻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
考其幽隱以寓所好往往見名山大川多假仙翁羽
客事張其竒秘甚則指崑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
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之經畫建置頽泯滅莫究竊
嘗疑焉豈長於遺世得以恣其窮探而然耶亦其心
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意耶抑其致
用之殊而人得以訛言相蒙耶夫既不能忘世而術

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於人而言從以訛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竒秘者必於仙翁羽客而不敢加之於吾聖賢也亦宜矣夫既以相假矣至於淪沒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耶夫近道則不累於外而志專者乃凝於神爲吾聖賢之道者顧雜而不精日驚焉而不知自返實既不足以相勝矣則其不容已於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傳固勢之所必至也章貢之水至吉水之境益衍以肆無有當其衝者及境之半爲玄潭群山夾水涯中流怪石多伏上下其狀若相抗扼水壅至不得驟洩則憤怒鬱號激爲驚濤縈爲急湍濺爲飛沫兩崖望之若剖風釀眩目沁心毛骨竦豎凜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崖故爲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爲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高水益竒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迸裂乃入水斬蛟留劍於觀而去其後呂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透壁閣中所見既竒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達人高士寓所好於此者真若投筆躍劍之勢猶存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歌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沒摧敗而或

一興焉其盛而復衰蓋亦所謂勢也雖然豈獨在彼然哉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故因序其事也而言以驗之

尹道輿令太和序

道輿與余栖巖飲壑不相離者十餘年以親老就養得蘇之崇明崇明在東海中數百里奔謁承稟諸部使必駕快舸乘風颿竟日始得艤岸海風歛忽無定東西趨蕩失尺寸檣傾舵敗往往不抹而其民以漁為業出沒驚濤巨浸之中性不畏死衆寡不敵即彼此更相屠磔盡入其貲以歸不為諱余同年進士有除其地者號哭連日走吏部以死自誓不敢往當道

輿試令時已得浦城為有力者所奪易以是地道輿色不懼欣然就道有相吊者應之曰前吾而往後吾而來不知幾何人矣令崇明者獨余乎哉余方大觀於天地間浮海適得素願甚幸無慮在崇明二年風舸往來瀕於危者數四意卒不動為之蠲徭省費實賑禁暴崇明之民戴若父母不敢為盜負明府恩德邑嚙于海出其餘力將徙避之會以母憂去民泣追送有至家者行至浙而倭難作若有天幸起復如京師京師諸貴人聞崇明治狀各競為鄉邑冀得之當道不能決乃補滇之太和諸貴人以為恨詠歌以壯之太和去雲南且三十餘舍去中土萬里外言者憐

其親老莫不嘖嘖道輿色不懼欣然就道歸而視其親尚健雖遠離無戚戚也余送之曰古之仕者不獨無擇於地與民而且以艱大困疲為請者其意以為吾之力足以勝之固未可以遜勞於人人之慮或未之及斯亦必且有待於已使其地善而民淳人人可以卧治矣奚必我哉太和視崇明遠近有間矣吾聞大理為滇名郡其山川竒詭實西南大觀太史公所欲騁望而不可得者其風謠俗尚視中土幾無辨其士人多雅秀而博碩其道路所經崇山深箐幽絕突兀之狀要皆可以解體劬而發性靈視驚濤巨浸汨沒之變未可同日語也子誠何懼且與子巖栖壑飲相期者何若將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生機疾痛癢癢通乎天下而我擴然無所繫累其遠近險夷萬萬不侔者皆吾所當投足處也而又何辨乎吾知子以是養親之志而毋以口體為也余且有炊臼之變既不能詠歌繼京師諸貴人後因叙所見與所語者俟政成併考之

水厓集序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仙之說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又視故貪生與廢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為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役文字間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

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
偶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
奚足辨也然聞其說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
有遺而此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
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絕粒每食輒
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
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
是時爲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
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兗州尹涕泣別去
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爲布政使去位無以爲家年
八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八

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
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
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侃持法律多
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公
於去就無少恠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
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
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
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
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
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况爲聖人
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

念菴文集 四卷
見公又得論次行事于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
歲之家因叙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別汪周潭序

始余舉進士與周潭汪君同居隆興僧舍同舉者弱
冠上下七八人獨君之貌似最少掣其容如處子聽
其言如不出諸口蓋不問可知中無他也遂樂與之
交而是時陽明先生良知簡易之說方騰于縉紳間
是者半非者半獨君意解時時向余問難余亦漫以
聞之人者應之於是同年雖莫不知有汪君而知君
之深固莫有過於余者其後彼此以他故去不相聞
十餘年君以兗州郡守相遇京師其恂恂不異曩時

至談政事可否行罷隱若鎮鄒在匣雖鋒鏘不露而
廉利中含人莫能屈於是喜其器之可大受又竊悲
虛長五年而支離跡弛竟無所裁對之心復自慚也
未幾余坐罪廢還山而君爲方岳大臣有聲已而復
自光祿卿擢副都御史提督江湖閩廣軍務開府贛
州贛州乃先生舊遊處君之官與至官之年皆符于
先生君乃益自竒踵先生諸所行事日與諸生講學
考業恂恂然如舉進士時不知有軍旅之事也然亦
坐是不爲時調所容踰年罷歸君往來取道余鄉余
既以病不獲一見追憶隆興往跡寥落幾三十年古
以三十年爲一世余於是非獨有衰壯聚散之感蓋

人之一生至此大較已定又不能不爲之深懼而悔
矣當與君慷慨問難彼此齒皆尚少而爲良知之說
者又極簡易易從逆計加之二三十年雖古之聖人
不敢妄擬斷亦不至甚悖於先生非獨吾之默計則
然即君之自視與視吾者豈異是哉今君已居先生
之位而又得歸正如先生扁舟越溪之後不知向之
逆計者果無弗酬否耶逆計者姑未暇論即今之所
從事者果可以幾其簡易否耶夫謂良知簡易易從
則誠簡易易從也吾爲其煩且難者而不自覺而顧
以簡易易從者詎諸人則非不知良知之過也過在
於誤信先生之論良知而不自信其良知也天下之
事未有不自求而可徒手得之人者何則得既由人
失亦由人由已而不由人顏氏子之所以庶幾也求
毋誤信必如先生之學歷試於險阻艱難之中而獨
得夫此心之端倪欲形容之而不可得然後假良知
二字以爲之辭斯自信矣果自信矣先生曰良知吾
亦曰良知非誤信也即使更爲之他辭非悖也乃爲
善學先生者也君將謂此如何哉余嘗誤信者也故
能形之言不言之他人而言之君蓋恃知君之深莫
過於余又自念衰病日甚與君再見應無期故一以
是請益一以是全交也

流芳集序

余童時見先大夫聞司空舫齋李公訃泣下曰公志固未盡施而今乃若是耶對客述公行事甚悉余既不能記憶然大畧知公副正人也後侍太僕曾公言及正德間流賊事則曰李公丈夫也當巡撫畿甸時劉六之黨匿天津王指揮家公追捕甚急王指揮故錢寧腹心錢是時方以義子擅威柄聞王指揮告急欲嫁禍公公不爲動已而擢公兵部侍郎陰以相中公覺之遂致仕去及余官京師司空蔣公論劉六初起時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蔣爲巡按御史公與議招撫乃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公連疏其事乞赦勿治不

報會壩上賊劫團營軍器大監張永疑爲劉六發軍圍其家劉不得脫乃敵殺指揮及諸官軍既解圍與鄉里慟哭別去遂劫掠州縣自北直隸山東以南無不殘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文以來余細考之亦畧見此兩事不甚備此兩事雖細使當時公之䟽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即擢去賊縱起亦可即撲滅不至流毒四方若是之慘余以是重有悲矣世之競功能者荷目前常筭不知消患於未形往往以小利激大變至於權勢怵迫即畏縮束手不一置問其視公志何如哉公之志即此兩事可見大畧其施與未施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

宜人出李氏往在京師逮事公淑人嘗往來其家而先大夫素辱教於公公之行事頗盡知之其聞計而感亦不徒以婚舊也公故吉水人今家蕪湖余每從鄉人詢問其家知原道守官不媿於公敬叙所聞歸之使人知集之所載者皆實可據且知在位者不必皆取合於世而後能立其不盡施於世者雖其既久固將有所繼也

贈潘天泉序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顯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姑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以善爲不足爲而復肆然敢於爲惡也夫惟有顯然沮然之心則好惡未始不與人同而又無肆然怫然之心則人好惡之者亦不覺其大戾於已生於其心而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然而謂爲大患何也有

人於此指其失而示之其速改者必其情所大不安也如強顏引謝笑而不應此豈有甚難知者哉非堅於爲計則忍於自遂而已故顯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不力也爲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耻惡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寧不

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怫然之機
即已伏藏其中是無疾於心者乃所以先爲之主而
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爲大
患矣乎天泉潘子時乘之謫筠也嘗以吏事至吉水
訪余於玄潭之上問學焉三宿而後能去其將去也
與余誓曰不踐所言無再見也余學之二十有三年
矣悠悠至于今無聞於聖人之道而潘子決烈乃若
此嗚呼其可量哉戰者之量敵也一鼓而進再而衰
三而竭所憑者氣也詐逆旅者語其鄉廬與丘壠莫
不盡然悲號他日返其真悲乃不逮意有時而盡也
彼以意氣別於悠悠者何以異於是雖然世嘗譬程
程矣其於醉與繫之具未始不知之也悠悠焉卒不
免於醉而被繫有所嗜於物也苟無所嗜自不藉於
意氣其顯然沮然之心孰能禦之潘子審其所嗜也
孰無若余之及於患而後知悔也

王母六十序

坤之六三推無成有終之義比於妻道以爲妻於夫
臣於君事相類也余觀往史鞠躬盡瘁託孤寄命忠
蓋純一之士視彤管紀贊端操烈節誠莫可軒輕至
較其所據與其所資又若有不盡然者夫爵賞酬功
勤而刑戮以懲弗恪人君奔走天下豪傑而致其勞
力者持此具也風聲鼓舞雖中人以上皆可自勉而

不致於敗閑即使立綴旒之朝當土崩之勢事變倉卒人心危疑孑然無可他仰顧其位已崇矣責已重矣近而儔類之猜嫌遠而筆削之毀譽豈無捐軀以成名者乎故有幸而獲聞矯而必爲者此其所據與所資則誠便也至於女婦閨闈之靚嚴不敵光儀之赫奕酒漿之供給不關外闕之謀慮及其遭坎坷撫孤遺百責之叢委隻影之悲辛而又食貧作苦歲終日積無聊憤懣感時摧懷姆傳之訓不聞背貳之俗踵習苟其志成矣寸縷勺水誰爲貽之窮鄉僻野誰爲傳之彼何恃而其心執例之委質食祿之人此其尤難宜不待辨也大外無所據而後知根於中者之爲誠外無所資而後知發於中者之爲力余每聞節義事輒慄然戚於心而於女婦益有深省遊余門有王生暹者母羅孺人蓋其一也孺人年十八歸王象翹象翹病且卒顧暹纔十歲而母老弟幼懼孺人有他也謂之曰汝能終我事乎孺人掩泣剪髮以示象翹復堅之輒又走取刀向象翹自斷指翹持之曰果然吾瞑矣象翹素喜言張公藝事至是目數顧諸弟孺人測其意卽與諸弟婦合食孺人所生止暹一人而諸弟稍長皆有子已而婚嫁又皆有子與女矣早夜劬無有厚薄是時年二十八耳諸弟婦與群從婦視孺人如其母至於今亦無有厚薄也噫嘻此

謂無成有終而尤處其難者耶將非根於誠而又
之力者耶惜也沉於筭牒而不厠於冠裳不見於
遺而止於立孤也進奉孺人教命以學易為縣諸
監督學憲使可泉蔡公賞識其文聞孺人行事復表
異延臺院諸公將遂聞之於上而為遲友者若某
某某以今歲八月二十有七日孺人年且六十謀為
之壽乞言於余余惟賞善莫大於表宅錫福莫求於
庶譽孺人處尤難之地宜足憐矣然上而褒異於公
卿下而令聞於鄉里且得年以來諸士大夫之祝其
所得不已多乎愧余不文不及古之史氏以一言為
褒鉞繫後世之子奪以塞諸士大夫之請也因觀卦
辭乃論而序之

李母六十序

聞人之善悅而敬之又從而誦之而婦人之善得誦
於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聞人之
善而獲報者嘆而信之又從而揚之而婦人之獲報
見揚於人者蓋益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
夫婦人豈不足與為善哉閨闈之中所為不越乎滌
澹甘滑之齊織紝縫紉之細而無所謂境外之事所
見不越乎妯娌姊妹姊姪臧獲之類而無所謂閩外
之人其人既近則為之聞者必不遠其事既常則聞
之者必不駭且異而其夫與子之賢又皆不可必得

也如是而婦人之善誦而揚之之鮮也何疑劉向之傳列女也盡千餘年之間爲書八篇而所書以爲善者僅數十人耳此數十人者自后妃以下非其夫與子之賢則皆不幸之極與流離饑困之餘者也夫不幸之極非人所深願而流離饑困之餘則將益遠於人即有誦而揚之者世無向矣孰爲聞之使有人如向矣取數十人於千有餘年之間其暇及其事之常者乎如是則婦人之勉於善而冀其獲報於天者其鮮亦宜夫生致愛敬病致其憂夫子所以教曾子者豈聞於爲子婦者哉此非甚難能者也使爲人婦者能舉其言其不爲夫子之所取乎見取於夫子則向之書不書宜無足計也然向之書特取甚難能者以愧人之不能者耳非此數十人能盡千有餘年之善亦非以善不在於閨閫之常蓋史氏激勸法也余先宜人出谷平李氏李氏之族有司空公蕭夫人者居蕪湖蕭夫人從宦京師先宜人朝夕見之常誦其得婦貢氏至孝也蕭夫人病亟貢爲露禱以身代如是者累月不止衣不解帶藥必手進蕭夫人竟壽康無恙是時貢年三十餘未有子人皆爲孝婦惜也已而承寵承武二子生人曰善報善報自夫子之教言之可謂似矣然皆以爲閨閫之常未有爲之誦而揚之者豈過信於向然哉余嘗爲史氏續向之業者也而

又嘗與禮部司務宗銘氏厚善今其子承寵書來問
訊敦先世之好欵如也則余又且識其夫與子矣忍
不為誦而揚之乎貢以戊申正月望日六十承寵書
曰不肖不能事吾母常恐母之善行弗聞也貢出吏
部郎湖亭氏為世家相司務教承靈承武為令妻賢
毋此皆不書而獨書其孝者蓋亦用向之意又史氏
成灋也

遺王錄序

儒者之學以經世為用而其實以無欲為本夫惟用
之經世也於是事變酬酢之故人物利害之原家國
古今之宜陰陽消息之理無一或遺然後萬物得其
所夫惟本於無欲也於是死生禍福毀譽得喪榮辱
喧寂憂愉順逆之來無一或動然後用之經世者智
精而力專在孔門漆雕開曾點以下自信有未及者
往往畧於外而疑於所行夫子不以為非此其本末
先後之故可推也夫子既沒百家並起相雄長鄒魯
之士失其所傳本末倒易而盡主於多識太史公叙
儒家以為博而寡要至贊夫子一則曰不能瞻其說
一則曰不能究其禮嗚呼使夫子若然豈特失之寡
要已哉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失於此
得於彼低昂勝負之勢不得不歸之釋老之徒為釋
氏者又能遠俗捐累以充其志其偏長殊力足以駕

出其上而儒者邈不知返顧公舊說立赤幟而與之
角可謂不知量矣釋氏之說吾雖未之能窮彼其所
舉不生不滅之指視吾儒無將迎者亦或似之至其
反聞逆源秘極發慧通達圓融或不自覺若有默啓
其秘盜發其機而巧值其間彼雖無意專擅顧其獨
得已足先物而驚群然則二氏之中儒者獨稱釋爲
近理是豈偶然之故哉儒者能不自惑於本末之故
取其所長以相激發比之陶漁芻蕘則周程大儒固
多有之若夫奪於所勝始排而終屈其不及歸愈者
宜無足怪也余往遊衡山見楚石僧聽其言察其貌
若能幾於反聞者異境無人遂留而樂與之居既二
年其徒持巨帙名遺玉集來徵言則皆當時名公所
贈遺也戲謂之曰諸佛密旨心心相傳不屬言向上
人能反聞復奚用此爲因復竊愧未能克其志得因
所長而挽之又慨贈遺者必有同余所感可以語激
發也則爲叙而歸之若謂上人善變幻以混俗玩世
爲用意者釋氏之教或然儒者固無是也

壽外舅曾翁序

洪先嘗考周制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必詔之事意其
當時教化漸被豈無性行夙成其言足以表率鄉里
者然必歸重三老豈以尚齒故耶已而思之無亦取
其史歷之久見聞之詳成就磨礪之定且固有非早

諭速化可以幾及者矣夫更歷不至不足以達變而
謬於故常之習聞見不親不可以論世而惑於揣臆
之說成就磨礪之不備嘗則不能守正而動於矜浮
驕佚之私故高年性行或有不齊然是三者皆坐據
其所長古人用意何其深且切也當時之人咸稱君
子固其風氣淳龐要之志出於一無有垂戾猶受物
約束統馭而支離散漫之患自無從生每論至是未
嘗不撫卷竊慕於成周矣洪先侍外舅大僕三符曾
公於朝行親見公爲大理平反庶獄折辱權貴是時
有武臣恃寵撓法爲言者所訐公案其罪上之
天子爲罷其兵柄削太傅銜而往在正德間以執法

忤錢寧張銳輩雖瀕危險卒不易念氣何烈也至其
居鄉獨處簡出不齒家事終日讀書不輟有踰儒生
以爲士君子進退理則宜然若未足異者爾來縱觀
于世志有所在者不能畢効於所施才足以自致者
不能忘情於勢利行名動朝廷者不能早見甘棄於
田野能如公者幾何人哉謂非有得於更歷見聞與
夫成就磨礪之力宜不至是也往聞長老言論每畏
其迂僻而煩贅不見有所謂高年之所長者乃今於
公居則恐不數見見則恐不吾言言則恐不詳且盡
至諸長老莫不皆然然後乃知成周之時不獨三老
之言可以表率鄉里亦其當時之才子弟善受其言

而不敢忽易故其養老既勤乞言又爲之祝哽祝噎其意可知也公年七十有五而貌不衰公之戚屬咸來爲壽洪先言於衆曰盍共祝公之年乎無若洪先今而後知敬公之言也

贈蔡可泉序

今天下譬之人身北虜爲傳背之疽而南夷二三竊發猶指股之瘡誠病矣使榮衛和關竅利猶可飲食稱壯夫南都據長江之上千里之轉輸四方之輻輳在天下則胃腑也自高皇帝破海牙軍奪水柵而大業定於是新江口營屢收橫海下瀨之績今數軍實不下步騎三之一當其馮江誓師鳴鑼進權亦可

盛也其後常以都御史蒞其軍蓋宿將至是盡矣抑或以爲鳴鶴快鶻盡載梟雄苟一旦倉猝相機宜制驕悍聯數郡聲援以佐緩急非文武智畧重臣固所不可時平備弛枹鼓之聲不聞敗衲疲卒取具故事而在上亦以閒局自處除日至昞昞然又復他徙已亥庚子之間崇明一夫奮臂而南都爲之戒嚴致煩遣將徵兵久乃撲滅其實販鹽盜耳萬一奸宄出此輩上何以待之不知每歲安用此坐食爲也余嘗汎彭蠡詣秣陵登舟四顧埃戍蕭然鹽盜充斥估客結艫伺便始敢寸進嗚呼毒積於歲年而病發於旦暮使盧扁望之而走是尚可採藥乎今年夏倭寇入黃

巖殺官吏赭城邑公海騷動 天子既有行遣適江
防都御史報缺吏部擇江西右布政使可泉蔡君以
進蔡君以強仕之年負朗融之器才識文學行輩推
讓往自刑部謫廬州稍起歷江浙嶺南藩臬長江上
下乃其舊經處廟堂計之審矣傳言倭寇留海上日
久抄畧且盡必入江窺畿輔諸郡議者咸謂倭利於
海入江為投檻之虎可以早除往時秦蕃之捷計出
於此然倭善劔槊礮石其人桀悍機變多招亡命為
鄉導以故出入不挫折今江上之兵老弱相半器物
朽頓不識與往時何若此當以謀勝也蔡君為廟堂
所知亦恐除日且至而江防所係不獨倭寇蔡子以
身為天下機會可乘固當慮久遠利日暮事何有哉
昨得蔡君別書曰子必有以贈我而參政鐘陽馬君
復遣使相迫余與蔡君同年進上每見論天下事意
氣慨然若有所欲為者喜其可以少試忘身病而為
之言

壽林太孺人序

天地之氣氤氳薰蒸久而融液千萬物雖頑石敗礫
靡有不達甚則枯枿腐株亦化而為芝菌此其故何
哉蓋所感者入之以漸積故渾合流通非體質所能
限也惟人亦然古之言曰至誠貫金石感鬼神夫鬼
神雖隱然究其機緘固莫可測若金石則無知矣無

知之感此不易推也然則血氣有知之類積以歲年
之久而謂惻怛慈愛之懇至有不盡孚者哉余聞同
安東明李君述其母林太孺人行事有感焉林故名
家其父縣令素軒公重內教教女一不異其子於是
通諸經子見所載列女傳心嚮慕之比長歸肅齋李
公李公自是不復有饋獻賓服之慮已而自念所產
弗乳則爲連置側室二人未幾得東明東明始生其
母病羸林卧兒抱中日含食相哺懼其饑且寒時時
摩撫之不頃刻釋手即勞困身且疾猶強支抱兒不
忍令斃去已入他人抱中也七歲肅齋公卒而東明
有二季俱幼弱其家素仇公者乘釁假辭侵割爲利
林以禮自衛拒扞外侮旦夕從抱中督兒書聲授意
解務令背誦至熟乃已不爾則伺睡稍醒復解授如
前東明竟以是有名諸生中旋成進士爲刑部郎嘗
錄囚至吉訪余石蓮洞中語及家淚盈睫下問之一
一爲余述故若此蓋林是時年且七十有四其相離
纔數月也嗟夫嫡庶之間至難矣頎然冠弁爲傭夫
夫服習詩禮談古今賢達人孰不嘖嘖稱償金讓爵
保孤報主爲盛德事恨不身與頡頏一旦列縉紳間
即見名利相軋爭勝負或睚眦即生傾奪惟恐功能
不自已出其視林何如哉人情不能見遠彼此較量
常易生忿其不相能於嫡庶之間者不過謂彼且生

兒終不我親耳今觀東明於林奚啻屬毛離裏者耶
天性至不可解者固莫若父與母如使少不識面目
則感觸懷思亦必不甚何則感生於恩恩生於愛愛
生於情情復爲感故凡醞釀之不素而意念之不勤
者皆未可以語積誠未可以語積誠固難責感於人
人也漸且積矣間者合踈者戚天地且不相違而况
母之於子也耶東明錄囚且畢以書來曰春芳無似
今有潮州郡守之命且得拜吾母以迎養余嘗病世
教之不古尤莫甚於嫡庶間聞大孺人行事因序而
傳之俾持以壽且遺爲婦人者之勸亦以告吾黨之
士其庶有感於此否乎

贈黃滄溪序

古之迷良吏者必先公儀休至漢之世多以良二千
石拜丞相其人雖衆然獨黃霸爲首稱此二人者跡
其行事擬之聖門諸子即由求豈多讓哉然論道術
者恒莫之與何也吾嘗考之道術之人其行與罷如
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求其自足而已固無與於人之
知與否也其於人之利害如肌膚之必愛疾痛之必
去求以自安而已亦無與於人之譽與否也夫是之
謂盡實若夫其行也必甚有可喜者而非必人之皆
有利也其罷也必甚有所逆者而非必人之皆有害
也是則有以悅人之耳目而不求稱吾心夫人之耳

急者文集 卷四
目短淺取效呼吸之間而不能運之於歲月之外談
事功之遠且大者固非歲月之外不可速就則是二
目未足憑也必求耳目之悅而不求稱心則必有違
心之行行至違心治狀雖章忠信微矣夫是之謂徇
名徇名者盡實之反也人之言曰三代而上惟恐好
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嗚呼此矯世之論非其至
也夫破矩規決綱維恣其胸臆無所顧藉其視蹈步
而行擇句而語者不亦大相遠哉故曰莫若好名雖
然名由盡實而後生斯固道術之表而積著之徵也
一有徇焉致其飾而至於違心以悅人之耳目則離
觀圯族詭世拂常之變日起故夫拔葵去織之儉道

鳥亭猪之察者是休與霸之所為君子者弗之尚也
即是推之凡惇恂質直遲鈍簡默節抑謙退若是者
人雖不同要之皆盡實之類然非今世之所取也今
聞廣交敏給多能巧文銳功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
皆徇名之類然非今世之所惡也豈惟莫或惡之求
其庶幾焉者猶不可得况其近於盡實者哉以今世
而有若人焉為君子者其驚嗟愛慕宜如何也余未
聞君子之道然竊有感於滄溪黃公公為吉安四年
矣不獨余之固陋者能知公也即吉安士民無遠近
眾寡莫不稱之如出一口余是以知盡實者未嘗不
為今世所取顧所取或不在是其亦可以推類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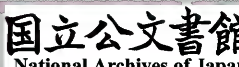
公爲人朴茂無華應接唯諾必以情其於寮友恂恂焉如其家之昆季肝鬲畢露未嘗立異相高下也其於屬吏於士民歐歐然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相係未嘗立威相彈壓也治獄有哀矜之仁而不好訐以爲明事上有守正之節而不翫法以相附暑呼呵喝之苦不及里閭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此衆人耳目之所及非其難也人之持風裁者必不敢輒干以私公自處甚潔遇人有恩爲之言者未嘗逆其有他俱得自盡然其裁鑿固未病也於死囚尤極寬慈終械除穢食飲以時守者怠事間至逸禁左右奔告公第自責而已未嘗移怒守者也此就逮公猶貶服徒

罪如故未嘗藉口遽釋念也公之意以爲吾惟決於理之是非爾於人言乎何恤幽隱或遺固非爲民父母之道也且人既蹈於罪求其生而不得矣即使湏臾無死猶足以致吾之惻怛而遽有死之之心所不恣也蓋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爲絕物有黃霸之明而不爲已甚抱謙抑恂直之德而無功能敏巧之聲故出於不得已而後行非其有所喜也與民休息而後罷非其有所拂也寧受人之疑而不能拒人以自明寧受人之欺而不能戕人以自利然卒莫有疑而欺之者公亦不之與知也此惟內與心謀而於衆人耳目不復計者然後足以語此是豈近世功名之士可

及哉公之道術不聞其詳即其不喜近名之心推之其槩得矣公將入 覲治九邑者若別駕陳君如愚節推却君大經縣令馮君符陳君瓚常君三省曾君造王君敕照磨朱君紱咸索言為贈余復之曰公不近名慎無以譽言獻既而懼其不釋也則為叙其故俾未深知公者咸有取灑亦以廣公教令俟他日傳良吏者得類書云

昭陵寶墨序

邑中螺陂蕭氏世家也異時侍郎公定基在宋仁宗朝以制置安撫鎮邕管交趾甲馬洞蠻亂公奏方畧并乞更帥仁宗賜救褒答委任益隆已而卒致平定救歸秘閣未樂間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讀書禁中於敗楮見之驚曰此吾邑世家寶也取以歸蕭之長老其後奉藏不謹僅存其半逸字二十有餘汗損者又若干今福建布政晚侍郎公十八世族孫也總廣憲時命工潢飾復取先世所錄全文并宋大理寺丞葛閱跋附載于後且遣季子轍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興千古之思焉侍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嘗題名殿柱間敕中材畧深知之語本淵衷也嗚呼提數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譎詐叵測叛背不常之情苟內間而遙制之雖良平執籌頗牧折馘無濟矣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結之也侍郎公之善政仁



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以不用爲功由是觀之兵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不在兵故功之成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爲然哉敕不載年月按閣跋稱康定元年則是敕當在景祐寶元之間古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秘閣不知何時往見宋人章疏檄進詞頭必緣故事然靖康之遷紹熙之災三館所儲盡聞逸散獨此經數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布政公勲名日著在廣時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而諸子多賢又酷與殿中諸君相類他日有以材畧受知于上紀之秘閣不知視侍郎公又如何也

贈靳兩城序

聖人之爲教非以繩束也導其自適而已聖人之爲刑非以迫蹙也禁其不自適而已導之不從始爲之禁大抵約民於生全而休息之此官師所爲設也聖人莫盛於堯舜尚書所記皆其重且大者五品不遜敷教在寬寇攘奸宄刑期于無故曰使自得之自得者自適之謂也此君所以命臣也至於伯益矢謨則曰罔遠道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從已之欲不拂其欲故無怒不干其譽故無喜民之自適莫便於此此臣所以望君也當是時明時治水征苗放罪非無所事事矣而君臣之間敕戒懇篤不越於此聖人之道

念菴文集 卷之四
其不可見乎雖然使人無怒人之所易解也至於無
一足譽則是無可喜之政矣以聖人在位緝績百年
明良都俞無敢逸豫顧不足以取悅於民何哉道固
有然也凡不足於已者始欲借譽於人譽言之至必
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安之休則下有渾渾之俗
內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無爲者不作
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於無言聖人豈以簡靜
自適哉不敢違是道焉耳聖人不作教與刑悖逐利
矜名縱其已私凡所誦說者大抵張才美競威明炫
飾雅度與其智慮者也夫深文苛法發奸懲伏而不
避讓禮讓勸文告於其士民此四者皆世所謂吏治

也然朝而施一政焉以就功夕而下一令焉以示信
使齊民額額然廢衣食捐軀命以從之猶恐或後今
人情錙銖不當則取平折傷支體者法抵罪彼委積
饋勞興壞繕治而不節則口破千金之產不知凡幾
此揖讓而劫奪者也鈎鉅傳致鉗鈇敲朴死者相踵
上若不聞而下不以告此持牘而代刃者也巧域隱
蠹緣絕文書窺伺好尚以施其淫毒已惠奸矣又從
而搏執之以爲聰察此又何異於設筭誘之入而利
其負也聞者顧曰是何踔絕也兼人者也嗚呼彼暇
計民之自適何如哉兩城靳先生山東之豪傑也始
以進士起家文學爲一時冠意若不屑屏居寡欲積

有歲年一日出爲州郡諸難更試所在畫一嘉靖丙午來守吉安吉安於江西十三郡地最廣號難治先生下車罷諸供待與期會條教刑無妄施獄不濫繫食任糠覈器絕錯采未數月郡中少事久之民役於官者如在其野野不識官府人府中吏未嘗狎宴廢事晨起抱文書上堂印署畢竟日坐舍中無所咨請然終歲侍左右不蒙詬詈士大夫居其土無起居伏謁之煩先生故精誥默識書傳易象歌詩騷文追逼古雅不一持示諸生諸生有所疑問隨言解譬而已亦不樂著論說使其流誦既三年當考吏民士庶不悉其去問太守何以得此即吏民士庶不能盡言其故也嗚呼此非以生全休息爲政矣乎先生間謂余曰嘗令吏取文書久不至心將拂然旋悟曰是將以自戕矣夫不忍動念於去來遲速之間以爲自戕其忍以張飾競眩勞其心乎而又忍以張飾競眩感其民乎世之質近於厚而似簡靜者非其難諧於俗則無所主於中此無論矣強力足以撼重絕識足以刺繁介節足以鎮浮博學足以測遠有如先生者卒不能後已少有所徇顧曰是戕心與否嗟夫豈可與尋常道哉先生行於滿之次日九邑之令某某相聚謀曰孰能發吾吏民士庶之情以祝其復來乎則相率而問於余惟吉郡舊守論考嘗以九年爲限其吏民

士庶願留者則進其秩而許之今時其能行乎不可
必也雖然先生以聖人之道自適於已者與吉郡之
民生全休息忍棄而不歸乎余不佞謹叙以俟之使
九邑之令守其故以待先生之來且望後政務師先
生而求進焉無或急人之譽輕於違道以自戕也

重刻一峯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
而為雷霆激而為風颺慘而為霜霰起而為山嶽奔
而為湍瀾其凝於物為堅金為完璞為後凋木其靈
於人為剛嚴為果毅為直遂為無側頗得之而諸欲
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

為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其大
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
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
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
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
無完裳今之言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
於衣食者少矣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
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
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繫禍患不
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
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

怪夫學者之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纒纒平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動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為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歎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鑿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懦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視以空文為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求豈首考文獻風厲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併為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余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為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白潭詩集序

我朝 孝廟時最稱得人議者擬之慶曆之盛其人才力雖不同大要寧為骯髒以窮不欲以媿媚而進皎然出于清議之上若是者無不同也夫畏禍而恤其私此人之常情也捐其私以就所不欲雖刑賞之尚不為耻勸而往往甘心焉者豈獨無丘壠之舊妻孥之託哉且是時四方無兵革不測之事足以危其

慮而感於心者然不忍以一食之暇遂其優游此又何也嘗竊聞之 朝廷以敢諫爲賢而士大夫未嘗以失言獲譴優容成全之意過於懲創之威故感激報稱之誠自出於職事之外其不奪於常情皆上之作養爲之也自是之後終 武宗之世十有六年以三數人維持其間晏然拱手而難不作嗚呼得人之盛豈細故哉石首白潭劉公其登第於弘治末年自翰林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正德初奄瑾當權惡其直而美其才百計羅之不至怒甚特坐巡按雲南京師如雲南必出荊州且以往者多恃險遠自肆取敗自公承遣時時使人偵之求絲髮隙不能得偵者既厭故露其跡以邀賄公堅不應卒爲偵者所誣下詔獄數箠楚不死則令荷校日中旬餘復不死久之乃得除名里居公是時年纔二十四五京師呼剛梗人必曰汝小劉御史耶過而聞者不問可知其爲公也公在 孝廟時固未甚久然至於跌頓挫折而峻潔剛嚴日厲不撓非有賴於作養之素其能然乎又十餘年而當 今上即位海內更新向之尼公者既伏其辜還公于臺公益感上知遇數數上封事已而出補福建按察僉事公曰可以休矣遂致仕去公前後在朝不踰三年雖當言路言出輒又見忤蓄其才力無所售盡於詩辭發之其爲詩傲兀雄偉縱意所

如未嘗有拘檢窘約之病其藻思奔逸不可馴伏猶捕龍蛇扼虎豹至於束手間觀乃益見其氣有餘也公年既盛而業不暫廢歲月所積多至不可收拾公塔王之誥來令吉水携其所刻草堂集者數百篇索余爲叙余素喜談孝廟時事悲公之不盡用然猶幸得見其才於詩也雖然詩之有無奚足病公有如公者止於爲詩其亦有足觀矣乎詩未繫奏疏若干篇讀者宜得之

諸儒理學要語序

古之學者無多言也各得其本心爾耳方其未得也必皆由悟以入所入之途雖有不同而其爲力皆若有一不容已者惟其不已於力而後所求者不阻於難惟其有待於悟而後所得者不假於外既得矣於其心已不能有所意必况欲執其所從入哉於心且然况於人之言哉譬之適國跬步者其不容已也自問途至國門雖有遠近之殊則皆所由入也居國中矣回視向之所問者猶不免於驚而闖焉則得與未得之辨也六經四子聖賢所以示人適國者也吾之資有難易力有勤怠故於擇言亦因以殊惟夫用力者鮮而不究其所以難則既未有得矣乃或病其畧而求益之嗚呼果言之罪耶自有宋至於今諸儒之語六經四子者不啻六經四子之多也彼既未有得於

六經四子矣求之諸儒而猶阻於難於是乃更病其
繁而約取之嗚呼果言之罪耶夫未跬步而談登坂
涉川穿林入箐之宜雖詳畧何補於道路六經四子
所以未大明於世者非皆阻於難而未之有求矣乎
如使其一日不能自安於心而奮然有不容已者焉
則必求所以爲用力之方欲求用力之方則必攷聖
賢已試之法用其說而取足於自得則是終身誦之
非畧也終日語之非詳也蓋吾得以爲用力之方雖
道聽亦益矣况於六經四子乎如反之而不爲吾用
雖義畫亦贅矣况於六經四子乎甚矣夫人之身未
出戶而言則觀國也方其言之不已合也則亦以爲
容已而力爭之不知所不容已者日吾遇而不自
覺蓋有大辨焉而不免於爲言欺嗚呼其必有待其
人乎吾觀泰和魯明卿所擇諸儒理學要語自宋至
近世凡十有五家意曰求於此者亦已足乎吾以爲
苟得其人自有擇矣非其人不猶以爲游談乎夫游
談者不必其遠於事之謂也非吾之不容已者皆是
也嗚呼吾已不能自免於此而暇憂人乎明卿知吾
必有正之者

喪禮序

吾叔屏崖子居母喪也每事必稽其儀文盡其曲折
復采諸喪禮爲居喪集訓言以類附時誦讀以自要

束奔喪歸既禫返洵無有闕失吾家自竹軒公而下
世以禮法相戒飭而吾叔拖遠志常自許可談古人
事若不多讓其於古禮將遂有興乎雖然竊有請焉
記曰禮本於人情蓋原其初也夫人情恒樂放肆惡
拘檢而禮則繁密動有法度譬之奠獻既夙肆矣又
加之祝號猶且周旋鮮中節即中節已屬屬焉若有
失而勉以副之惟恐不獲終也人情然歟情之發也
隨感而寓內自堂與而外至鄉黨小自飲食而大至
死亡逸自宴間而勞至酬酢隱自思念而顯至設施
無有乎弗通者也當其發也著誠去僞果能屬屬
蓋如奠獻之禮求中其節矣乎不然則是情固有餘
而禮顧有所不及也夫禮也者履也無弗履焉者也
而顧有所不及所謂本之人情者果安在哉是今之
人情已喪其初而不可爲準而今之所謂禮者徒具
其末而於其本日以背馳明矣夫號爲勤於禮矣而
乃日以背馳將欲反之人情而在我者復不可準然
則求古禮之興也豈不難哉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
當一獻又曰如承大祭古人不取易用其情如此求
古禮者將何所先也夫禮近之行於鄉黨遠之可以
治天下未有不能於近而遠可至者吾叔素有志又
每自比於古人其必致辨於此哉愚也固願學而病
未能也

毛白山五十序

余在交游間見後生衣冠輿馬美好堅良進退容與
眉目姣麗其柔辭足以通關說而偽貌足以奪疑訟
從而問焉必隆貴之子弟也不然則其所與婚媾也
私心鄙之及退而處于阡陌之中其群居而聲揚起
趨而足高行者避道逆者俯揖怪而問焉必家餘擔
石之儲者也不然則其所與婚媾也乃更嗤之既其
久也憑力藉氣有不免於懟怨者即擔石之家莫不
皆然不獨隆貴之子弟也又其久也聲衰勢竭有不
免於報侮者即隆貴之家莫不皆然不獨擔石之儲
者也則又爲之憬然而心憐然徒憐之爾矣欲曉譬
以言無從入也當太保毛公在位時四方之士爭奔
走願出入門下求識一面奉一言不可得此其聲華
如何也而白山君爲公長子自幼居宦邸未嘗遭遇
齟齬懲創之事又素愛念于公不忍督以言動防檢
之節然君顧恂恂長厚如出阡陌之中始來謁者仰
公之威固不辨君爲公之子間指而示之掉頭竊笑
不能遽信也即來謁者感公之惠而又辨君爲公之
子間請而私之君亦掉頭竊笑不能遽見也其不識
君者或多失容與欲私君者或有他望君一不以介
次于中而槩視之內外戚好田僮門客至不畏公之
威而憚君之知亦有因君之厚而全公之惠蓋終公

之世盛滿之咎不聞于外睚眦之隙不入于門者君
爲之也噫嘻以余所見較君之所處其相去何等然
在此不待於矯強而在彼不可以曉譬人生智量相
遠豈有筭哉君雖質重少文而中懷涇渭多識 國
家典故善甄別人物苟非意會訥訥未嘗出諸其口
子世卿舉鄉試人以華君君不少見顏色而益持退
遜昔石中涓世守淳謹子孫食祿不絕晉卿既貴望
縣門而趨鄉人化其恭敬故未有不延於清約而失
於侈肆亦未有不興於仁厚而損於暴戾者也毛氏
自大守公而下厚施於人而君之行事又復若此天
其昌毛氏而爲一邑之勸乎憶太保公嘗向余疵君

知余辭之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公驚曰何余
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而使人曰幸哉有
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公乃起謝君之生先余兩年今
年八月十有二日年滿五十與世卿友者趙子良尹
道與王養明李鶴卿劉行甫王養大輩咸請余言爲
壽余曰毛氏日昌無待於余言也有欲慕君行事持
以曉譬之人人則余言可信也又何讓哉又何讓哉

族叔毋彭壽序

人之飲食衣服莫不皆有常嗜以常嗜者投之顧其
力若易致未有奇之者也惟夫四海九州之異產中
土四裔之更販雖一物之微莫不駭視而嚴奉之何

則計其地非越寒暑累月日不可易致以其致之不易雖於有無不加損未有弗競於得者玄黃之於筐篚也芻豢之於燕饗也古今所同也然卉服織皮山虞海錯不絕書於禹貢周禮之間考諸詩書載記人情畧可睹矣稱觴爲壽其始於爵醕之養乎故斯禮也飲食先之其次幣帛其次原嘍噎之祝倣岡陵之頌侑以文辭禮則加矣然可誦於學士大夫之前而不可通於寢門之內彼其外言不可入詩書載記之說不數經於耳目而以頌祝之辭飾之以文不亦遠乎雖然文辭之於閨門或有所弗嗜至聞善言而色喜聽樂音而氣和則婦孺之與士大夫未嘗異也

故古有服絲以爲悅舍羨以爲獻者矣彼有得於其俗之所矜重閭里之所罕遇者孰無忻慕歡愛之心哉苟可以得其忻慕歡愛之心則雖一物之微千萬里之遠猶將致之以盡吾人子之願而况文辭之所稱引揚盛美而錫純嘏其於事爲甚切而於孝爲尤大使取之不勞而傳之可遠其能已乎是固備物之一道也彭孺人者吾族祖謹齋公配也公善治生資產嘗雄里中孺人佐以勤儉尤喜詩書教諸子必就儒業嘗曰使兒子矻矻衣食此不足稱吾志也公中年捐館而長子柎爲縣諸生柎之子文煒未冠接踵青衿之列其弟桐極兢兢守先業不敢廢尺寸故其

養孺人也必以情嘉靖甲寅正月十一日孺人壽七十文煇奉柎命乞言於余余以拙訥寡言而人謬以其言為重於是文煇請至再不能已噫嘻余安能組織經訓為文章如古之祝頌者足以膾炙人之口乎譬之海錯見嗜者少然雜陳俎豆或足以清唇吻而解沉酣若是則孺人聞余言豈有不悅而文煇之得其請也其亦可以致養也哉

甌東私錄序

余與甌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見於相國張公之門間論學默默茫視無酬語已而授南部以出故事銓司視南北有輕重規便者多方取援君故與相國連姻饋不一藉手比在告道出儀真疫癘大作親交無或過者君在分司為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始知君每遇縉紳輒問其行事莫不嘖嘖誦述如敦彛之古雲犧闡然如山岳之重林卉鬱然如雷霆之迅伏蟄醒然益自信知君不謬而又因君推之以為利害不能回者其人必足以遠致而大受可無疑也然身以憂罪前後卧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竟不可得自已酉至辛亥凡兩見傾倒不能舍已而遺以私錄十冊俛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問職之勞佚境之順逆咸資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處所經與夫見聞所及日有劄記以庶幾古人精思

念菴文集 卷之四
而力踐者既未嘗主一家之言以拒衆善亦未嘗成一家之言以勦衆說達意以爲辭無所飾也據理以爲見無所擇也讀之者雖未與接而亦可以知其爲人洪先至是徒抱過時之悲且疑知君猶未盡矣雖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日分徑趨者惡考索之寡要務博者疑存守之拘方門戶既殊讎論益遠君於二者疑有鑒別且以爲有先後耶且以爲並進耶且以爲皆似是而非耶抑其利害不能回與行事之可誦述者得之天而堅於學耶抑學之所在有不止於是錄耶君嘗以著述爲諷余亦復默默茫視無酬語數年以來既有少契於經義而因覺力踐之愈難故寧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卷寧無多識不可一息而罔生蓋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悔昔之孤陋未能一言爲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少而質美足以繼志書來以是錄爲問有厚望焉遂序其平生以復或言錄中語激切近於憤世辨析間出同異統紀未一則謂之曰此賢者所同衆人弗識也君誠知存守所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時耶

壽族叔祖序

余緝秀川族譜止于二十五世自二十五世逆而上至于十九蓋及見者七百餘人而世之相懸者凡六七七世之間五服宜不及矣然族會之禮行立拜揖

以世不以踈戚已而燕飲觴豆酬獻以行不以年齒
族有大事咨署以序不以貴賤余行在二十有三當
行禮時立僅得進于階飲必後欲有所請於尊者必
越次而後可達仰而望之長者亦何其遼絕哉然十
九世之長者纔二三人而又坐他故每歲避遜率推
平軒公爲之長公爲人魁岸舒怡文雅醇慤自其少
時承行人節判兩世詩書之教居常慎畏無肆言僻
行取侮於其鄉人亦無宿忿含怒責備於其家之子
弟事之是非可否其辨析矣而未嘗輒形之口人之
美惡得失其爲矣而未嘗不審於交蓋有斷斷老
成忠厚之風

靖庚戌十一月二日年七十凡五世之人喜公之壽
也莫不稱觴其家公朱顏白髮據上席納拜無與衡
視者在禮六十曰耆指使指使者言得以意指使令
人不以身親行事也至于七十宜加于是矣雖然夫
人有不免襁褓者矣則是獲年者至不易也有班白
負戴者矣則是有子若孫以任指使者尤不易也有
嘆杖杜者矣則是目見五世者又不易也有不識俎
豆之容者矣則是與聞於禮者又不易也年七十矣
有任指使者矣任指使者不獨其子若孫且五世矣
與五世之人行先人之禮而人人咸視一言以爲行
罷進退莫敢違越其可不謂難得哉國之治猶家之

俗也國之將興也必有敦龐純實之壽考以壯元氣
備典刑不獨其國人執子弟之禮以尊養之而天子
亦數數焉就而問政然是人也智識技能皆非所計
古所謂斷斷之思是也余之世雖甚後然有如公其
人以爲之長者吾族其殆有興乎則是凡稱觴而來
者皆可慶也叔某弟某姪某皆在三世稱觴之列於
其往也序其事以代祝辭

贈何平利序

今之爲縣令者莫不卑其官而難其職其言曰流俗
不可遽馴積弊不可驟理是下之心不易得也汗巖
之嫌易象陵紋之威易肆是上之心不易得也無以
得乎下則事不集而臨我者又將毛舉以相持無以
得乎上則譽不脩而事我者亦將面諛以相玩上持
下玩求免一朝之辱且不可得而暇他異乎嗚呼不
反之身而求之人亦何異乎其言之也夫身者我可
得而自治而人者我不可得而取必也舍其可得爲
而取必於不可致詰之間不已惑哉自余歸耕吳楚
之野跡雖不能遍天下然自日之所見亦不數數遇
善令族叔津白陝之平利憂歸則爲余言平利何侯
平利下邑也地險遠而俗鄙固令之廳事僅二筵支
柱蔓草頽垣中無階除門廡解次民自林谷中來見
所謂邦君者如此靡可憚畏日肆其囂譽信穉之態

自侯至而堂始有廉吏有寧宇鍾鼓以節出入可譏
 故事計里上供不復問丁產侯易其制自是八里中
 貧弱得稍休息而繁富者無詭匿之幸復捐舊令公
 田七八畝歲入租以助給之邑四境在南山中林深
 谷邃輪廣千里奸猾多假公符取賅甚於盜畧侯引
 重例行遣其患遂息而林谷盜畧者月數發不止侯
 曰是聯比無法而奸猾猶有所容也倣古者保甲法
 每十戶為甲十甲為團十團為保保有保老以寡御
 衆遞相糾察詭匿者輒連坐之復據要害立堡舍有
 警即各甲率衆鳴鉦如洪沃戍鼓之制數月盜果出境
 侯既勤於謀政然博經中尚風教政稍暇即督促諸
 生課業復去常調獎翼之務令有成即里胥公事進
 說罷日與講誦法律聞節婦梁氏孝子李庸之行躬
 至其門禮問之自臺史藩臬郡守以下見李令所請
 白事輒與美辭嘗舉以厲他邑之令無相凌踐疑問
 者而平利之民常患其去之速曰願留常庇我人嗚
 呼若是者豈庶幾能求諸已而不取必於人者耶亦
 所遇之地固不齊也然漢中諸邑大抵與平利相埒
 管轄大吏近在州郡遠且東至於鄖皆得以耳目謬
 誤黜罰人而何侯所處顧得此然則為令者豈必盡
 罪夫官職之卑且難而人之知與不知亦豈可豫計
 哉宋人有言天下之治係乎宰相與令宰相相得行之

天下而令則行之一邑一邑之事天下之事也吾嘗
有志於一邑而竟不得遂聞爲令者之言恒不之信
今乃一驗於何侯又以族叔津者可據也叙以勉之
侯其成余言而不負也夫何侯名承禩字汝誠弱冠
領鄉薦蜀之南充人

代贈李侯序

今之爲政者莫善于順導之其次檢防之而躒迫爲
下順導之者因其所欲而行之者也人得其所欲則
令易行而患不及故爲善檢防之者上下相疑者也
疑乎其下則上之計勞疑乎其下則下之智專尊者
衆而勞者寡得失半矣故謂之次躒迫者致期以逃

責者也不勝其弊而又不能遽更其法苟且以就之
是謂無策故爲下雖然吾見爲政者矣始於急人之
譽既而厭其難終焉而怠是三者未始不爲相乘而
惟履畝爲甚吾不知何術可以免此也古人有言利
不十倍不得變法又曰治道去大甚於乎可謂知言
矣嘉靖辛卯壬辰之間吉之安福永豐臨之峽江相
繼言履畝之善余是時年少喜事聞鄉井嗷嗷苦於
虛稅常愧無以自效於邑人間言之巡撫三峯高公
公笑曰君何得易此言余固以高公爲怯未之省也
後十年辛丑余邑亦舉是役三日而余悔焉蓋鹵莽
於創議紛更於數代搖撼於浮言曾未幾邑果病矣

夫是役者貧民不得已之請而富民所不樂聞者也
貧而至不得已則力不足以支其後不樂而挾貲富
則勢足以撓其成故始者貧民欲除擔石之虛久則
費不止於擔石其虛者不得而盡除也始者欲明富
家一二之奸於千百之數久則化千百爲一二而奸
譎不可窮詰也貧既苦於重費欲求已而不能富得
以行其奸計愈久而益密至是然後乃嘆高公爲先
智而自傷少年之見未達於政體矣是時萬安與吾
邑並舉每問之萬安士人莫不自詫其善而刻期甚
速心竊疑焉又八年數驗其言則皆所謂愈久而計
密者也已酉二月當道以其邑人之請檄李侯其覈

之侯率永豐李丞鑰古水楊丞鏊永寧施丞偉花簿
魁往蒞其事相與盟于神而後行於是分地度野覆
射稽虛不數月盡得其數乃廣畝薄賦去煩畫一邑
人大喜撫按兩臺以下咸以爲難移文嘉之九邑之
令各以禮幣慶侯辭曰烏敢爲功有能紀其實使他
日考郡田賦者於不敏有取焉足矣於是吉水令王
君之誥使來請文余再辭不獲而又有感於吾邑之
事也夫決八年積疑於數月之間因其困頓之餘以
休其力不汨於多議而墮其財其致之何術耶惜吾
邑之不相逮也然則履畝卒不可行乎曰何爲其不
可也古人爲政有不忍欺不能欺與不敢欺者矣如

念者文集 卷四 四十五 四百三十一
是者行之何爲其不可也審利病而嚴爲之防乘其
謀之未集而速且果焉固愈於蹴迫爲之於乎此或
侯之所已試也

送王西石序

嘉靖丙午春石首王君之誥來爲邑侯六月余自毘
陵歸始聞其政尚操切而慕踔厲邑有均田之役行
之數年不決者以旬月登載而告成民咸神之然君
之心猶懼懷矯拂者或以嘗我也明年丁未 覲歸
罷一切費以寬民力鋤強植桑以行其惠上官譽之
然君之心猶懼懷疑二者或以窺我也又明年戊申
訪幽隱禮才賢簡任使清覽斷當道多其能邑人感

其利君亦自悔曰吾已不能無餘容而欲人之無
情不可得也吾已不自信而欲人之見信亦不可得
也於是延九邑之賢者相與從事於學舉其平生所
不能忘者求濯滌焉久之嘆曰自吾求除夙心而氣
降於內色溫於外民之至吾前者無不灼見其情猶
家至而戶到也行法而默體其情民之吾從猶馬之
受銜勒示之以鞭策而左右疾速中節數也吾今而
後知所以爲邑若不能舍矣已酉以滿告當道知士
民之不釋也皆相尼之而君不復請是年歲大稔邑
用和遂 天子聞之會吏部以臺諫缺召君以歸於
是學之諸子弟告於其師長曰自吾之爲絃誦未聞

邑長吏群諸弟子問學者有之自王君始今其去柰
何其師長相率謀於余余惟久任不行而內外均勞
止於三年者時也歷試而後任之左右耳目天子
之明也而豈暇一邑計哉雖然爲王君謀則有之古
之學者求以自盡其心而已固非以異人之知也吾
之心有未盡知我者恕焉可也而非可以爲心之限
也且君得行於邑也猶饑渴之於飲食望者切而力
專勢固然也去此而上之利害足以疑其言權利足
以撓其行其亦有異乎否耶雖然昔之所謂嘗我者
今皆不欲舍而去所謂疑我者且將以身次第當之
則君之所自處者即推以處人其果有異乎否耶公
卿之與外寮其職有尊卑其臨乎下者無不同也一
邑之與天下其地有小大其仰乎上者無不同也君
從事於學而三年之內上下之間改聽易視若二人
之事然則學之可恃而不可已者其待盡言乎哉
夫前政者後事之鑒而一邑者天下之積又烏知來
者之不取法而君之庇吾邑者其於後當如何也於
其行叙以送之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說益詳說之
詳其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說有如法家
律例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

之間以為按據否則人且以杜撰譙之於是自宋以來號為理學者無慮數十家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往轉輻於理氣之有無動靜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復顧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斯亦孔氏之一厄也我朝理學始推薛胡其後乃歸白沙此三家者其說異矣今其書並傳而不廢豈皆有自得耶谷平李先生抱渾朴之資負剛正之氣早緣授經有感師訓即能獨立於童穉之後絕意於財利之媒習忘累歲恍若得門其大要以求仁為的以閑邪為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為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為體以心正而動自有殊為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為樂以遊世無所不求人知為至其他一切支離纏繞眩飾馳騫之說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推其聽蓋不假朋友之助翼不雜佛老之緒餘真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已而見世之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益臃臃於隱脩嘿省而且以徒事講論為切戒侍其側者未至密契固莫知先生之為深也先生平生無習染之鑿故其簡靜近於夙成無逆億之懷故其知識全於質任而又益以精思深詣之勤固能直信乎已而無分於外視附和他人口吻依違似是自以為得者豈直不可同日語哉議者謂先生倦於誨人緩於從政疑有所誦此非然

也昔橫渠晚歲勇撤臯比延平隕然有如野老不揣本而齊末誰則無疵必比而同之是參魯柴愚固有歎於速肖而公綽之短於滕薛又安所取於成人也豈不悖哉洪先弱冠執業老益固陋無以光顯舊聞懼就湮沒乃與先生之子元生庚生手錄遺集次第刪訂將以傳之嗚呼先生之學固不求知於人矣乃若詳說而反之約可無求正於先生哉里諱官行附在末編蓋誦詩讀書必且尚論其世亦曰患不知人固孔氏家法也

送季弟序

余季弟遠夫以戊午夏待次中郎其冬十有二月授

劍州判官有自京邸來者爲言未上名時當道傳語令少待遠夫笑曰劍即遠州將不復有判邸竟不聽或者悔之余謂悔者擇地計耳余之意不在是夫交有道法有體政有經三者不得吾則憂之今夫上下等則尊卑叙而教令行蒲伏奔走敏給而趨事者所以承德意而致之民俾知觀效尊仰不敢恣慢易耳亢則傷簡則怠偏與怠上能安乎上不能安而欲自安其身難矣此道之所存也飲食語言坐次進退具有定體弗可違也朝廷將表民而先以士人寵之以纓綏辨之以鞶服異之以車蓋非爲飾也亦曰視其動而則者以爲師帥使象之耳若夫流涵崖兀縱弛

不飾人即相昵下民其將謂何彼之有役於我者正其期會而已過此不得而擾也彼之有訴於我者聽其是非而已過此不得而忿也吾忿而擾怨讟且生夫怨讟者刑所不禁而威之所不能戢其何豈弟父母之有夫刑威者聖人假之以正民而淫焉以逞猶剥膚以哺吾口其戚惟均不戚則身不吾屬非拂經乎是三者吾語遂夫屢矣今猶不能釋然若所云悔則固非吾意也雖然吾人處家與從宦殊昔徐公有言吾固弗若鄉忌而羨者數至則知言者愛我也畏我也也有所求於我也故三者之不盡行於家情有異矣今為州者固皆適然之遇非有終身長久之倚與

能自解於心而必為之庇也孰為愛畏與有求哉一不足則譙者立至吾是以不能釋然於其行然猶喜其不能盡行之家者得試于州則猶足以自益也今之遠劍者計其去家云爾其地在蜀為上游當川之北境不迫於孔道無過賓大吏之擾地產僅自給無重装富賈五方百物之奸昔人賴以扼地險而障成都蓋去中土至近也而判之職又當刺史之半且於今制為省約無貳車無分權勢甚便矣以近地當便勢盡吾三者居之而又無迎送之煩冀望之懷即為遂夫私計宜無過此顧能自益與否耳已未四月遂夫持牒取道歸將攜妻子行請所以判劔者則

謂之曰宋人之不龜手也但知泝泝統而已矣吳人
得之遂以兵霸汝其以為平日之言止為泝泝統乎
不已則取咎或人者書之且曰汝其令余遂釋然乎
無使或人言亦驗也

尹翁七十序

今之稱引詩書者非謂有所契也其業在是固不得
而忘也使其業移則以弁髦視之矣今之勤勤
者非謂有所適也其養在是固不得而釋也使其
足則以夏畦病之矣此非前後殊致也奪於中則
於外喜恣肆而惡繩檢厭勞苦而任逸豫彼固衆人
之情非有異也惟昔之君子不然其心甘之即五

行歌過於功業之融顯其身安之即一壠偃息勝
車騎之光榮彼又焉能以此易彼也哉蓋梁伯鸞
德公所以重高士之傳者往往如是吾又不知其志
安在豈衆人所謂勞苦彼固以為甚逸歟不然何其
嗜好之相左也往余得尹子道輿兄弟三人以自叻
遂識栢林翁之為人翁孝友忍讓未嘗失言色於人
一相見已知出風氣外當是時道輿固一貧儒而翁
以詩書教授鄉之子弟或遠走數百里經數月不一
歸歸則以其教授子弟者語之道輿兄弟一動息出
入必準則不敢少踰閑衛日躬督僮僕理菽粟暑則
荷笠倚鋤飢則操壺餽饁他人道遇不識其業詩書

與善爲人之師者翁亦忘其嘗以詩書師人然人猶
意其爲此者或出其所甚不得已非其樂也其後道
輿舉于鄉其弟方輿莊輿又皆爲邑諸生自時俗視
之若甚有遭矣翁肫肫固無所變父之道輿知蘇之
崇明迎翁署邸日有奉入之養翁邑邑不樂願求速
歸道輿不能強遣人拏舟以待翁見之訝曰烏用是
吾一葉扁舟足矣竟滅跡去至家猶出教授否則倚
鋤餽饘爲常不知身之將爲封君與其子之爲縣大
夫也道輿以薦補雲南太和爲政極有聲部使者屢
其名下朝今年夏部僚且內召待以充臺諫之選
而其秋七月廿六日翁之年適滿七十而長身健武

飲食任粗糲一無所擇鄉之子弟與道輿兄弟友者
既喜其壽而歌之余素知翁因槩其平生以爲叙嘗
觀尚友千古者必誦其詩與其書然後可以知其人
夫子谷樊遲問稼圃者小其志非小其事也庶下之
傭伯通不識而鹿門之耘劉表愧之噫嘻彼其所業
豈直誦習之末而其所養豈直爲溫飽計哉夫澹泊
恬愉足以凝吾之虛而遠心之疚甚於剝膚渾朴舒
泰足以厚吾之誠而失已之悲苦於枵腹形神之更
爲勞逸非深於道者固不足以語此此志士所爲高
蹈長趨咄咄人之唾餘而不顧者也每讀高士傳自
二君出而東漢之風爲之一變令人慨慕有不得並

生之嘆翁近之矣獨未有賞音者豈古今人果不相
逮抑亦智量有小大歟然終身東吳其子竟成其志
而鳳雛之譽亞匹伏龍且能繼其父之未及爲者皆
與道輿兄弟行事頗類獨余抱膝老無所爲但可此
於高恢華山之跡他日鼓琴托栖不患無侶則翁可
以不去故鄉而常得所欲又二君昔所未有茲不爲
尤異歟持觴而歌者間與翁之諸孫申之亦稱引詩
書之素尚也

海豐縣志序

海豐故漢邑也州郡之名號數易而邑未有改其地
瀕海多虞習尚樵質問是邑昔所由起父老莫辨在
何歲月蓋圖經之缺失久矣於邑之名號且若此諸
凡建置始末與夫名人良史出處之詳幽貞之士孤
嫠之懿沉伏於山谷廬井者其撰記舛遺又何怪也
余友南川張君道甫來爲令初入境采故問俗靡得
而述心竊慨焉會其時有兵革之役當道廉其守官
數奉檄奔走境外視事之日歲無幾既五年漸以無
事始自執管盡去舊志之謬誤而先其大者勒輿地
人物上下兩編凡事聯於輿地人物者類從之於是
邑之大都頗可考次覽其書雖在數千里外如登五
坡泛三江以望大海與其父老子弟指畫問對於蒼
烟白葦之間雲潮風汛之涯涘也豈非茲邑之盛典

哉今夫爭訟事至微也不究其端而卒然以告縱擅
才智不能決是非談鴻荒之神聖雖極模擬未有以
爲信然而歆羨之者其故何也論事者原本始揆物
者根情實孔子聖人也入廟必問非過慎也見聞不
及則舉措懷疑從海賈而遊者觸鯨波不測之險入
龍伯浩渺之區而心不畏懾則鄉導在前可恃也故
惡害已者先去籍徘徊敗墅而示之事莫不憮然蓋
不達興廢之因則無以酌損益之宜不徵善惡之跡
則無以動懲勸之感人之常情固有然也張君於輿
地所附關利害者纖悉不遺且傳已見爲著論皆可
稽之行事而所取人物寧嚴毋泛又皆耳目所逮未
嘗遠引博收飾踈逖以惑觀聽其有補於茲邑甚
豈直稱盛典已哉而考張君之政者亦將有在蓋識
其大者故也張君名濟時出余同邑通敏而文潔已
愛人故能善其役

劉氏族譜序

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顧未有原其所以爲宗者夫
宗之爲言相率尊之云爾先王深知人之常情耳目
之視聽必有習心志之趨嚮必有歸不可無與宗也
則又以爲敦恂啓迪不逮於表儀之崇嚴氣類感孚
每資於戶庭之浸漬於是即其骨肉至戚立之五宗
假祿秩以統之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嚮之所主而不

至於渙散是宗法也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道五宗之人不敢以其戚臨之而其法亦易以行後世貴不世祿代不襲賢二者常不相值故有業足致遠不自行於族黨之間言當垂世不即信於朝夕之內若漢之石周宋之陳呂乃幸而間值焉耳如是而談古之立宗不已左乎吉安多巨族各以閥閱相侈競又能嚴祠祀以萃睽離緝譜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論將以補宗法之不及而維持之非不勤也然觀風俗惟萬安橫街劉氏稱最善嘗就而詢焉其先自汴為萬安永有惠政民愛之子孫留家

是西門仕漸融顯七世以來凡一尚書一侍郎兩布

政使其他都轉運使參政行人州郡長倅參軍文學至數十人而舉于鄉者歲不絕踵其起丞簿至臺省父子兄弟相繼與省華家世頗類侍郎公直道忤時飭躬範後視正獻原明亦若近之世為大官無所失德比之周仁莫或高下其家規馴謹徒御簡朴與人交際不違尺寸童孺靡艷服之飾衣冠無崇阿之居盖有闕闔所狎而臧獲見嗤紈綺所安而閨闈不識肫肫乎中涓之遺風也將非得之濡染以成其性傳之唯諾以豫其防歟抑亦鼓舞於聲望之重裁正於端凝之操歟吾於是益知宗法之立必有所藉儒者之論其亦未槩今古矣嘉靖己未劉氏長老咸思知

縣璜懼譜牒不續六十有七年而名不登者二三世
謀於群從分任其事以庶幾所謂補宗法者其年九
月因叅政君慤與其子弟索言於余憶侍先大夫言
名臣必及侍郎往歲與繼卿氏游稱莫逆得聞叅政
昆仲歷名藩皆為良吏比見與之偕者又皆氣柔而
貌恭無近世宦家態喜其維持者衆將風俗日復于
古可期也為之慶曰古之宗法不行於今矣然今之
為譜者統於上而為父母祖父母以至子高曾孰非
五世之宗聯於旁而為兄弟伯叔以至于魯祖伯叔
孰非五宗之人此郡邑諸族可得而同也五宗之人
視聽之所習趨嚮之所歸咸知相率尊信其高曾所
遺而不至於渙散惟劉氏則然郡邑諸族不可得而
同矣夫所貴於賢者謂能以身為宗而不必見之
于其身身信於人此至難也人信之矣身且有位位
且世焉此又難也世其位矣相望而起將尊信者久
而彌固此尤難也然則劉氏誠亦何幸而為之賢者
將何以待之語云登高而招不必力順風而呼不必
疾審若是即謂古之宗法猶存可也嗚呼古以其法
今以其實以其法故可常以其實必有俟乎間值劉
氏是矣論風俗者其尚有考於斯乎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

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某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某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釐類剔訛出美帑選良梓刻將半復致中丞之命於余俛序所以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余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未上而邊遽起董奄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

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即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革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他屬又無臺諫糾弼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些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

而遽早休當盛年而其退處目為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變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為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耶亦求以自盡耶故言寧不用不能容嘿以避權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廢不可苟且以趨時其必為此不為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阜惑是先生之平生也余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灑

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為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誠有以為之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為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為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罷夫惟不免於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者乃所以豫為之所而非先生所願亦明矣非所願而必

爲之所知其不免而不爲之動古之知所養者蓋知此彼擬先生於憑氣而徒自幸其值者其尚憮然於此否乎余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歎先生之難其於世道將必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鮮學士文集序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視融之峯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蓋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轟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畧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罔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兩鮮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

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竒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歎於聖賢亦當不失為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且自况矣公蒙禍既酷藁柎外氏某再過其下歎歎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吊古采言檄縣禮葬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

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偽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履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大中丞栢泉胡公平寇序

里中有二醫遊東鄰者憂毒瘍之將作也宣蕩其鬱滯和理其榮衛檢方烹劑幸而復常人莫譎功游西鄰者苦毒瘍之方結也搗五金煉八石箴砭刺裂病者善呼跳號危乃復安盡出厚糈以謝夫二醫心力一也而報不齊所遇異也先王之蒐田也有司親鼓振鐸驅車鳴鑼立表圍禁弊火啣枚而後較獲其獲也大禽公之小禽私之明徒手不搏非一人能致也

事之取諸衆力者何以異於是嘉靖辛酉疆場不戒
閩廣盜逸虔吉禍變卒起不及籌措天子震怒乃
擇今大中丞栢泉胡公經理軍事公南滁人也直已
守道博學工文慨然有志當世之務自督學三晉上
書數千言論邊計天子動色立進之秩將嚮用焉
忌者見沮十餘八年稍用薦歷秦越潘臬政聲益著
至是聞命疾趨湖上聞盜犯撫建晝夜騎行數百里
盜驚宵遁公撫戢傷殘始上行臺布號令建三營萬
安南豐鉛山張左右翼督以南昌中營簡郡邑兵各
三千分蒞之時其校閱有警則犄角以進勢便而力
不分又置守望親兵遍城市都里統以黨正副而街

鄉與村各立之長使人曰爲兵畫地而守不復他
部署定閩中以張璉告忌念虔北惟湖東連汀邵而
地且曠遠盜必內窺會諸道以夾攻請得俞旨於
是移軍建昌境上爲閩廣聲援遣僉憲盧君岐疑募
兵伏平和龍巖平和龍巖邇璉巢蓋諸軍前驅也公
乃懸賞格募勇敢利器械慮財用密間牒嚴堡戍據
要害以聯助之奸踪詭聲雖數百里外動得情實豫
策來去設覆以待之攻圍越月璉陰遣人遮漳州運
道我軍擒之璉始奪氣自是各軍得以漸入饒平璉
竟就縛閩廣遂平議者曰自公未至災近剝膚眚
我民朝不夕圖戎馬生郊寧保室廬自公之來相慶

無虞窳隙塗累堅城完郭守在四境野無夜呼往視我公公貌為癯舍車而騎自晨逮晡寢不交睫食則廢哺孤軍深入千里轉輸主客形分春秋時踰鼓行無前大憇成俘勞者弗錄士顧而吁公禽之義其終何若解之曰是何知公之淺未足以語大也手足傷而心腹痛非形之所拘也血氣美而爪髮榮非知之所及也吾心通乎天下疆域豈足限耶譬之菟田主於除害黷武以爭利不可訓矣且夫得之倖者失必償之功之侈者過亦稱之故善於社稷之計者與其得能臣無寧得純臣君子之用世也與其隱於心無寧隱其功今公衛我民猶慈母於嬰兒不獨噬螫之防饑寒充切慮矣矻矻校軍書牙旗中聞潦溢即乞貸于朝不為諱耳目心思之營恒在郡邑時時肅官刑以禁厲之此其心寧以勞逸自計哉公移軍建昌至畢事返行臺半暮矣左布政使姚君一元右布政使王君遵按察副使季君德甫以為古者振旅禮當飲至而盛烈不紀恐來者無所述也使來告予予既叙所聞見次第書之復為言曰繼公後者其毋忘公心乎節用而愛民者已亂之本要不競工巧而治未病者醫之上者也

蘇東坡集

卷之四終

六十三

蘇東坡集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四終

